

她方的記憶

側談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

All about Her Memory: Special Exhibition of Wedding and Everyday Dresses / Utensils of the Indigenous Atayal Women

文／吳佩珊 Wu Pei-shan・圖／楊舒婷 Yang Shu-ting、吳佩珊



「『她方』的記憶—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」展場一隅（圖／楊舒婷）

她方，母親所在的故鄉；他方，遙不可及的異鄉國度。如此衝突的概念，卻是原住民常面對的處境。為了讓傳統文物回到部落裡展示，這條返家的路走了二十年，尤瑪·達陸^(註1)說道。「『她方』的記憶—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」的舉辦，象徵身份原是有待開化的他者，轉變為自我詮釋者，對於原住民文化的復興，具有深重的意義。

採訪當日，位於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的野桐工坊裡湧入絡繹不絕的訪客，包括研究者、人類學家、研究

生、織品研究員等。吸引各個領域專家前來觀賞是這個展覽開展後的日常，這個只有卅三戶人家的偏遠部落，頓時成為文化研究中心。尤瑪常與研究人員討論到三更半夜，只為尋求更深入對文物的理解。這個展也邀請非常重要的參觀者，來自部落的耆老與小孩。尤瑪領著老先生老太太，請他們回憶展出的物件名字，試著說出它們的功能與故事。尤瑪痛心地說，其實很多物件的名字他們都忘記了！就像失去姓名的人，會在人間蒸發一樣，消失，逸散了。



展品一貝珠長衣，1957年宜蘭縣南澳鄉金岳村採集。(圖／楊舒婷)



展品一胸兜，1963年宜蘭縣南澳鄉南澳村採集。(圖／吳佩珊)

對於「物」的紀錄與研究，在博物館學與人類學裡有非常科學的知識系統，這個系統尤瑪非常嫻熟，她透過系統性的知識建立，企圖讓文化復育成為振興的文化經濟系統，真正幫助部落生活，也讓文化落實。物不只是物，還具有延續種族命脈的線索。而博物館級的展品到部落展示，直接衝撞文化賦權的問題，1980年代以降，受到全球博物館反省浪潮的影響，異文化收藏展示隱含的權力關係失衡和詮釋本質越來越受重視，對於弱勢族群的重新賦權，也成為大家關注的議題。當然，原住民與博物館的新關係，夾雜著複雜而多層次的族群認同，經濟產業和文化觀光發展，以及政治操作等外力。

此展覽由野桐工坊及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共同主辦，展品以中研院民族所在1957至1963年間田野調查時收藏的泰雅族服飾與用具為基礎，再由尤瑪挑選具示範價值的用品展出。展品範圍含括宜蘭縣南澳鄉、臺中市和平區環山部落、花蓮縣秀林鄉、南投縣仁愛鄉等地。尤瑪在策劃與選件時，側重婚嫁日常用品，分為女性製作的織布，與男性製作的編籃與製網。除了呈現傳統工藝的精良技藝，也選了一些其實是「被破壞」的物件，例如為了賣錢被裁開的貝珠衣，顯現它曾遭遇歷史的部分，也是很好的「教材」，貝珠衣最外層覆蓋密集的珠貝，象徵地位與財富，而破損讓它底層的織物露出，有非常繁複的經緯交織設計。這個教材敞開的視野，讓齊聚一堂的織品設計師、部落織者、研究者共同揭開更深刻的文物意義。

織作過去是部落生活與文化的重要顯影，無論是原料（農事）、織作生活、紋飾符號、儀慶象徵等，訴說著傳統工藝與生活的密切關係。尤瑪強調，

她研究編織工藝從來不只是技藝傳承，而是透過工藝將民族教育與社會企業和文化傳承等工作串連起來，形成一個巨大且穩固的迴圈，而工藝，也會在此迴圈中趨於完整且受益。

1990年代以來，臺灣社會發生一連串內部結構的變化，使原住民的議題不但被顯題化，「原住民」正名入憲、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」的設置、原住民專屬法律的通過、以及國立東華大學「原住民族學院」的設立，在在顯示一個客觀法政制度上的原漢關係已經成形。1980年代正名運動所引發的能量，使原住民在文學、音樂和藝術方面有著源源不絕的創作動力；配合早期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，以及最近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，原住民部落呈現了一番值得觀察並需要投注關心的面貌。

反思1990年後期，全臺灣大約成立了二百間地方文化館，其中約有四十間原住民文物館，例如泰雅織布工藝文物館於2004年12月31日成

立，並於2005年4月6日正式對外開放。如王嵩山在《博物館、思想與社會行動》一書中指出，原住民地方文物館的設立，可以讓人反思過往對原住民族再現過程所隱含的權力結構，他並呼籲，臺灣應「建構不同層級與互相關聯的原住民博物館系統……藉以建立原民會文化部門施政所需的知識系統」^(註2)。總之，具有特定族群性或地方性的地方博物館，「應該成為其所處的社會整合的一部份」^(註3)，「將支離於功能與意義之網的器物和生活方式予以新的詮釋」^(註4)，參與地方社會文化的活化與發展工程。



在展場一隅，耆老回憶由男性負責編製的籃子。（圖／楊舒婷）



（左）尤瑪·達陸於展覽中與織者熱烈討論（圖／楊舒婷）



織者們順道參觀野桐工坊的現代工具（圖／吳佩珊）



尤瑪·達陸於野桐工坊門前（圖／楊舒婷）

言猶在耳，地方文物館是否擁有國家級的典藏精品可常設展出，問題點顯而易見。雖然地方文物館有心呈現過往的族群記憶，通常礙於經費與組織規模，只能提供大眾化的資訊，寓教於樂的內容，無法深化文化之研究。因此，「『她方』的記憶展」無疑樹立一個典範，讓傳統文物回鄉，讓族群親炙傳統進而重拾傳統，無形文化資產的概念，可將博物館的角色從「過去有形文物的收藏地」轉變為「未來重建的無形資訊和知識的保存地」。博物館成為一個文化交流的公共論壇，讓各種實踐社群透過交流互動「發展他們的身份認同和驕傲、搜集他們的傳統以傳承給下一代，同時向世界展示他們的文化」。王嵩山在〈博物館與文化遺產保存〉一文中如此期許著^{（註5）}。

尤瑪·達陸向世界開展原住民返鄉之路的藍圖，就像一個織者，理性與感性兼具。以母親充滿關愛與包容的心情撫育自己的小孩，不計代價，毫無保留；也如工程師般的理性與計算，一磚一瓦、一樹一花地趨向完備。知識與實踐密不可分，思想與社會行動是一體兩面，如何運用過去文化遺產，延伸記憶，建構認同，我們等待更多的行動和討論。🌱

註釋

- 註1 策展人尤瑪·達陸於 2016 年獲文化部指定為「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」，為擅長泰雅族傳統編織的「人間國寶」。
- 註2 王嵩山，〈原住民族地方文物館回顧與前瞻〉，《博物館、思想與社會行動》，新北：遠足文化，頁113。
- 註3 同註2，頁177。
- 註4 同註2，頁176。
- 註5 同註2，頁179。